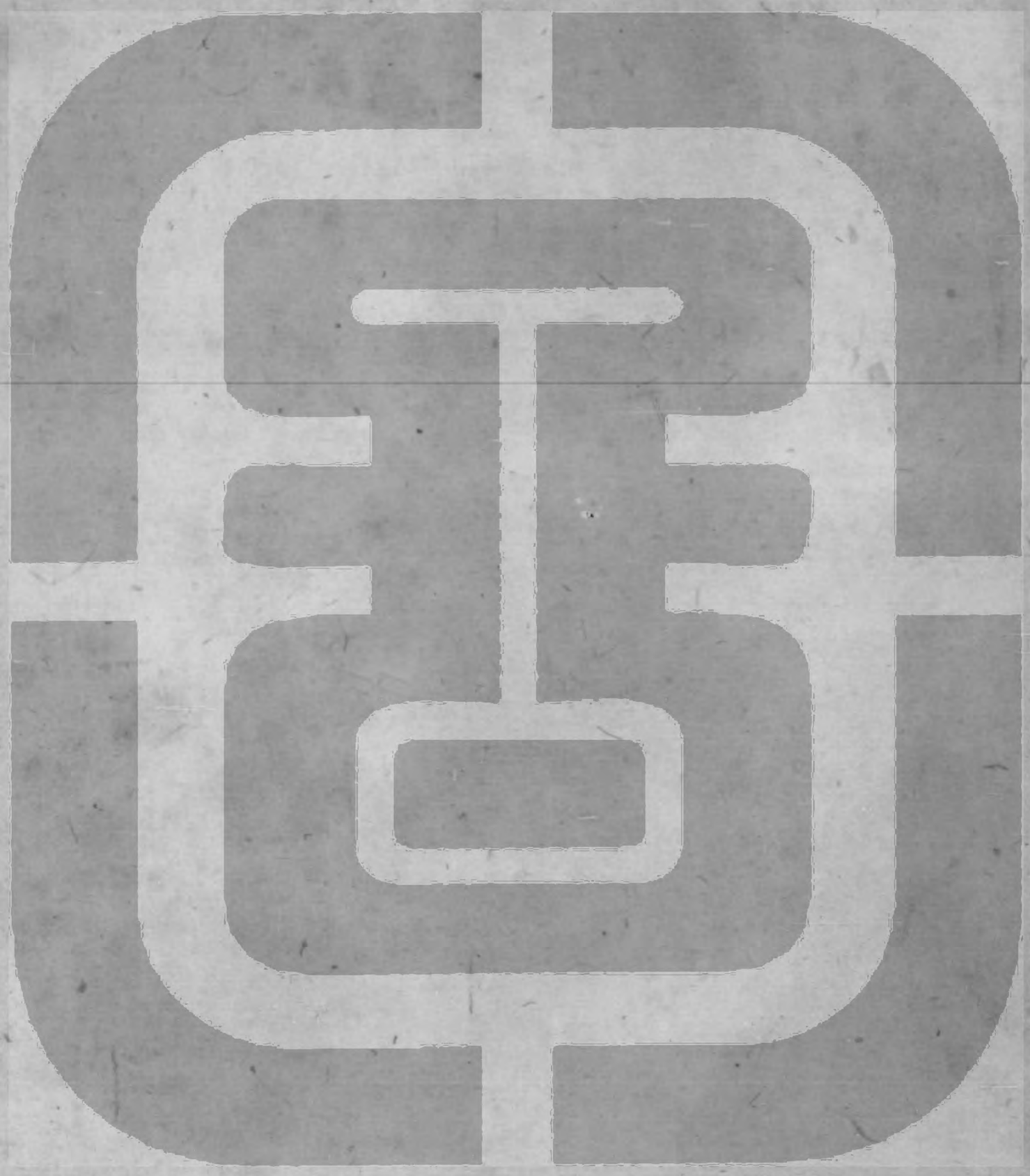


奏疏卷之十三 戎政

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敏薛三才

面恩疏

臣先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荷蒙聖恩陞臣今職於萬歷四十五年十月二十日謝恩訖恭遇皇上免朝臣遵例仍於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二十九日恭候面恩節遇免朝查得萬歷十七年三月內傳奉聖旨今後在京陞任等項官員應面恩的如候過三次着具本奏知不必再補欽此今臣祗候面恩已過三次理合遵旨具本謹具奏

青雲山館藏本

催點巡視科臣第一疏

竊惟國家設立京營宿重兵十餘萬蓋以居重馭輕建威銷萌意至深遠也其制以一勳臣總督又設一文臣協理而巡視則兼用科道二員蓋使文武相資彼此相制法至周密也日者協理員缺誤推及臣屢辭不允夫以臣之不肖何足為樞筦有無乃皇上不即棄臣夫亦以戎政之有總協如車之有輔不可缺一云爾至巡視兼用科道如人有耳目視聽並用即二臣自視亦若左右手之相為用也今科臣自姚永濟奉差後懸缺二年催請數四不蒙點用豈謂有一臺臣在巡視固不乏人耶則臺省並設舊制謂何皇華之遣使也一則曰周爰咨謀蓋諏不厭廣謀不厭多凡政務類如此況於軍旅之事巡察之官乎目今歲事將週甄別將吏正在此事用一人則多一人之聞見又歲

青霞山館藏本

差將更題請巡視亦惟此時蚤一日則新一日之耳目此於戎政所關非小也
臣遇謬叨任使受事方新無能叅畫籌筭仰佐廟算萬一所藉以周咨補拙計
無先於此伏乞聖明將原推巡視科臣即賜點用不獨臣等得以並資謀斷亦
皇上自為禁旅計也

催點巡視科臣第二疏

該臣以原推兵刑二科給事中吳亮嗣姚若水催請候旨二旬未奉檢發今閱
操又十日矣道臣梁州彥以巡視既竣例不入營而新道臣唐世濟又以差滿
回籍猝未能止是臣與督臣黽勉從事照常操演而已營中緊要事務屬巡視
職掌者非一即就目前營操一事言之此十餘萬官軍分為三十五營非一耳
一目所能周悉也士馬必分隊而較然後强弱見器械必枚舉而較然後良楛
見技藝必比耦而較然後工拙見今日逐所操演不過金鼓旌旗之節坐作進
退之方而已政如合等而吹巧拙俱混臣與督臣每操畢挨籌掣隊分投較閱
窮日之力僅及千人度畢春操較可及半若臣等與巡視二臣分營而閱日可
較二千人計一操告竣此十餘萬官軍人人皆得程其膂力技能若數一二別

青雲山館藏本

差將更題請巡視亦惟此時蚤一日則新一日之耳目此於戎政所關非小也
臣遇謬叨任使受事方新無能參畫籌筭仰佐廟算萬一所藉以周咨補拙計
無先於此伏乞聖明將原推巡視科臣即賜點用不獨臣等得以並資謀斷亦
皇上自為禁旅計也

催點巡視科臣第二疏

該臣以原推兵刑二科給事中吳亮嗣姚若水催請候旨二旬未奉檢發今開
操又十日矣道臣梁州彥以巡視既竣例不入營而新道臣唐世濟又以差滿
回籍猝未能止是臣與督臣黽勉從事照常操演而已營中緊要事務屬巡視
職掌者非一即就目前營操一事言之此十餘萬官軍分為三十五營非一耳
一目所能周悉也士馬必分隊而較然後强弱見器械必枚舉而較然後良楛
見技藝必比耦而較然後工拙見今日逐所操演不過金鼓旌旗之節坐作進
退之方而已政如合笋而吹巧拙俱混臣與督臣每操畢挨籌掣隊分投較閱
窮日之力僅及千人度畢春操較可及半若臣等與巡視二臣分營而閱日可
較二千人計一操告竣此十餘萬官軍人人皆得程其膂力技能若數一二別

北京圖書館藏本

白黑而諸官軍亦爭自奮其投石超距之氣儻有緩急可以藉其臂指之用於以整頓戎務豈小補哉蓋總協之事主於訓練則鼓舞之意常多巡視之職主于稽核則振肅之意常多是朝廷設一官原有一官職掌非謂有總協便可缺巡視有道臣以巡視便可缺科臣也臣材力駑下不能佐督臣整肅軍紀振作士氣庶幾得巡視二臣共資謀斷以報塞萬一伏乞聖朝垂察立賜點用臣等幸甚

催點巡視京營科道疏

頃因遼事告急臣即日力疾見朝以點用巡視二臣為請祗候數日未蒙批發昨督臣又補牘催請矣此何等時而皇上猶尋常視之耶自東師失利都城內外人心惶駭如旦不及夕所恃彈壓郡情者惟此京營軍馬而操練則總協之事稽察則巡視之責也昨年振飭營務二臣之力居多如皇上視巡察為可緩之官將諸軍亦視營操為不急之務縱日事訓練而意氣不奮精采不揚驕惰玩愒之習無繇頓改都城亦何所恃以備緩急乎況臣以病瘇動履艱難頃因連日趨朝瘇益加劇出門三日又卧病三日矣精力既憊智慮日衰不得巡視二臣左提右挈共圖居重之計而徒以潦倒之軀强作支撑之狀如誤戎政何今遼警方急本兵獨肩國事臣病雖加劇誼當盡瘁不敢他諉惟是左右侍郎

皕宋樓藏書源流 皕宋樓藏本

早到一日臣便可蚤退一日此非臣自為身謀正為軍國大事也甘肅撫臣獨當一面似不得不候代三邊督臣既有各鎮撫臣分任其責勑印不妨就近帶管即日就道蓋今日事勢固原為緩京師為急仰窺皇上一日並點之意可知已臣故因催請巡視而併及於此伏乞聖明立檢該院科推用巡視科道原疏亟賜點用併勑下該部楊應聘免其候代即趣赴任祈光宗交代後亦刻限前來受事庶廟堂之折衝有人而國家之神氣益壯矣

請特委兵部司官分練京軍疏

竊惟三大營官軍約十萬有餘分為上下班操演每日隨操者不下五萬餘人總協巡視諸臣分營而進閱操既畢量留若干隊親較技藝以行賞罰餘發各將官分投較比竟日之力每營不過較千人而止是三大營日不過較三千人也即諸臣每日進營無一日風雨之隔而十萬官軍亦逾月而後遇其日所肄習者惟是金鼓旌旗之節已耳今臣既病瘴不能時常進營而巡視二臣又未蒙亟點徒令督臣以一人指麾勢必不能徧較明矣夫較閱徧然後賞罰明賞罰明然後諸軍爭自鼓舞而投石超距之氣奮今遼左羽檄紛馳都下人情惶惑而操練之法猶循故事何以轉弱為強外示折衝內資彈壓臣等是以有亟點巡視二臣之請有選募家丁稍溢糧額驗軍驗糧稍破拘攣之議此於簡汰

青雲山館藏本

似詳而於教練尚畧先是臣等申飭各營將領日逐教演入營之日抽較數隊視其强弱工拙之差等即為各將官之殿最責成非不嚴切終是耳目有限較閱未周日者臺臣建議請以兵部司官分營簡練三大營每營二員專任其事而責其成效度諸臣新承委任必淬勵一番精神為營中脩舉廢墜凡簡將練兵除器蒐乘一切可以責成日與巡視二臣互相稽察營務必有煥然改觀者非獨庸劣病臣得藉以補過藏拙也至臺臣所舉兵部司官韓原善尹嘉賓王弘祖魏運開解經傳張振秀等六員才識器具允堪斯選當此多事之時正是需材之際使諸臣肄習戎事而益練其材亦可備邊疆緩急之使也合照巡視事例一年一滿則精神益銳耳目益新至於犒賞一節應視常格稍為加厚以示鼓舞且較閱既頻犒賞亦增不得不於太僕寺子粒銀內量為請益俟遼事既亦 戒嚴已解照舊止用巡視不必更添司官蓋事急則人情俱急特設一官必得一官之用事緩則人情亦緩多設一官反添一官之擾故衆擎易舉此一說也十羊九牧亦一說也臣故因今日之請而併議及此伏乞勑下吏兵二部亟為覆議施行

青雲山館藏本

請勑兵工二部速議修造戰車火器疏

竊惟京營額設戰車火器不獨以供操演所以備緩急預不虞之用也查得軍營十枝額設戰車一千四百輛自三十六年間已多破壞移文工部先修二百五十輛至今止修完二十輛耳其二百三十輛尚未脩造續又破損三百五十九輛因該部前項車輛未經造完臣等與巡視衙門計議權借京營積貯脩理營房銀一千九百三十餘輛併拾取舊車木料分委中軍等官周基命等見在脩造其餘損折不堪者尚多也又雙輪火車禦虜最得力每具費不過五六兩邊地嘗用之營中不當添造乎火器鎗砲原額七萬九十二具內查堪用者止四萬六千餘近以遼左告急借發三千六百具止存堪用者四萬二千餘耳往有發廠脩造者第加火漆以為新物其實皆舊器也營中操演間有炸裂職此

青雷山館藏本

之由至如盔甲十萬五千餘頂副亦十餘年不更製矣內破壞者二萬八千餘
而選鋒之明盔甲七千頂副則大半多破壞者也其帽兒盔紫花甲九千零二
十頂副則什有三破壞者也此在平時操演且不足以壯軍容脫或有事此敝
車朽器何足以供禦侮之用乎又內庫所貯銅鑄火器如滅虜砲佛朗機之類
畧一試用便即炸碎此亦須逐一試驗另行改造者也抑戒之詩曰脩爾車馬
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夫無事之時且為戎作之備況今遼左之患漸
迫於門庭乎此事隸工部日見該部爭執大工錢糧一疏亦諄諄以脩造戰車
火器為言但工費煩多尚無成議伏乞勑下兵工二部刻日會議前項器具應
脩造者若干應另造者若干合用錢糧若干兵部特選一才幹司官會同工部
廠司官監督工作而驗視良楛則屬之巡視京營科道庶官有專責工無冒破

至於製造官役務選巧心慣手之人舊時廠役工拙居半而乾沒成習慎擇而
精覆之是又在監督部臣矣臣見遼事日急憂心如灼伏枕展轉蹶然而起念
營中諸務戰車火器最為喫緊懇乞聖明立賜裁察施行

吉月雪山館藏本

練火器以壯營伍疏

竊惟中國禦虜長技無如火器故京軍十萬火器手居其六承平日久人與器不相習弓箭難於見巧火器易於藏拙於是力不能挽强者皆以火器手自詭點放多不如法其號為習者睨視良久火門始燃亦未必命中也近委二三中軍千總善此技者分投教練以雙糧激勵之稍稍肄習然猶未能成列其以火器竹筅長鎗短刀什伍相比兼用迭出自成一行陣者無如原任叅將今繫獄張名世之為工名世亦自請練成三千人願當一先鋒此雖其急於見長顧其陣法似非塵飯塗羹之具若以一教什以什教伯練成三千因以將教將以卒教卒須之歲月便可得數萬人不獨精采改觀抑且膽氣增壯無事可恃以建威銷萌即有事亦可使連營布陣也正統乙巳之變石亨楊洪皆以重辟繫獄于

青雲山館藏本

謙出而用之卒得其力即自奴酋發難以來遼弁脫囚服而攝將者如李懷忠
佟鶴年輩亦復不少皇上蓋操不測之權以鼓舞將吏使人各自致其用　獨
於衆所推轂之張名世而顧靳之也臣亦未敢遽為囚請釋俟其製器練陣果
有成效臣等與巡視二臣共相較閱然後敢以贖罪請如悠悠無實效仍還其
縲絏耳至委兵部司屬每營二員分隊訓練此尤提綱絜領之官自臣等揭示
營軍更替老弱俱免停糧諸以弟子告替者已不下二千餘人漸替漸多可使
營軍盡皆精壯但不教不練而遽使從戎則不盡壯卒之用教練十萬多軍而
倚辦於一手一足亦不盡練士者之用臣故拳拳復申前請總因遼事告急冀
及此時一時振京軍之積懦爾云云

奬用義俠以倡勇敢疏

頃者遼師失利遠邇震駭徵募令下四旬有餘尚未聞有奮臂而先應者廷臣
建議謂遼人多習弓馬募遼兵以紓遼患無遠鎮徵發之煩得近地緩急之用
此於計誠便然不得倡率之人則士氣不奮而其勢趨赴也不勇近日起用贊
畫劉國縉以遼之望倡遼之人此如登高而招義俠之士當必有響應而景附
者顧當此事勢非多為奬拔則不能廣為招徠如臣所見原任武安縣知縣李
登亦其一也登之輸粟助餉已稍見義士之槩至其子友芝以澤宮舉髦亦奮
然捐貲結客為公家出力寬奠之役卒以身殉其客陣亡者亦十人而八登畧
無悔心無沮色方且上書請纓矢必報之讐勵無生之氣豈不矯矯節俠之丈
夫哉臣竊嘉其父子嚮義與登延接娓娓談遼事其戰守方畧有疏中條列所

未盡者至募遼兵一欵臣恐當摧敗之餘人心沮喪或難驟奮乃登之言曰遼人生於斯長於斯墳墓室廬皆託於斯不身先捍難而令外兵為遼人冒鋒鏑膏原野豈人情哉且有力之家不出丁壯助軍捐家財助餉而徒令單戶窶夫嬰城而守其誰與我脫或不支覆巢之下　有完卵乎此其忠憤激發議論慷慨於以倡率遼人必能鼓舞同讐招敢死之士一以致什什以致百百可以數千萬矣至於訓練卒伍叅決機宜觀其智謀亦能辦此今當遼事危急正破格用人之際若量授登一官置之經畧幕下俾充叅謀名色亦箸籌之一助也臣又惟川兵萬餘皆劉綎舊所用部卒如李牧之於并州將士相為依倚者也今萬里遠來見劉綎戰沒或不無解體聞劉綎有弟劉相者膂力技能與綎相伯仲心薄貫郎不為也誠授以一將校名色使之統領川兵弟思報兄之讐士期赴主之難義膽所激勇氣自倍不獨可得川兵之用綎亦當奮厥幽魂終獲魏顆結草之報且令諸死義者勸也臣非敢以一李登槩全遼士以一劉相死槩諸死事家之子若弟聊舉所見聞者如此亦所謂致士先從隗始耳伏乞勑下該部酌議施行

嗚呼此先公已未四月十五日疏也至十八日溘焉捐館舍矣疏墨未乾竟成絕筆痛哉當遼事之猝起也本兵奉命未至左右司馬虛無人職方亦在告先公職司協戎乃復上攝堂篆下兼屬務邊書狎至朝達夕覆披不停手閱不停目而又朝堂時有會議京營日有簡閱蓋每食幾投箸每沐幾握髮公亦不自謂勞也比遼氣暫熄代者方至稍稍弛肩而不知已不支矣然亦不自謂病也而醫者多私憂之自是疾漸劇屢以乞休請疏槩留中待命者

青霞山館藏本

幾半載忽聞三師陷沒扶疾出朝遂以身殉嗚呼痛哉彌留之夕半語不及家事惟數令家人起視西北雲起當有兩候復嘆曰若天旱京師當益惶惑嗚呼此與宗留守臨終猶連呼渡河而武蔭武侯遺表所謂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者何殊哉計聞上為惻然自後請卹諸疏無不立允即易名大典三十年來閣部大臣論定賜予不多寢不報亦復朝上夕俞舉朝咸咤為希遘嗚呼生榮死哀君臣始終恩禮無替世世萬子孫毋忘也惟是國難未殄先志未竟生平經濟僅見疏牘痛哉先公雅志不欲自暴往在鎮有請鐫疏板行者先公謝曰古人焚草予豈灾木卒不付梓不肖不忍汶汶也草土中檢遺文得諸稿稍為詮次授諸剞劂血淚漬紙言之哽絕

不肖孤士珩謹識

懇恩給假調理第一疏

臣素質羸弱承乏攝部會遼事多難羽書旁午而臣以支離之骨勉支倥偬之務兼之知識短淺見事遲鈍惴惴懼無能上分主憂下紓遼難用是憂思併集日夕靡宁神以形疲病因勞劇六月以來更受暑濕瀉痢連旬飲食日減自都至踵漸見浮腫舉足如曳跬步跛蹩惟時樞臣未至部事別無可諉臣懼隳誤邊計不敢自惜犬馬之軀日每扶病入署勉治軍書積漸至今腫日已甚一脛之大形幾如股臣猶自謂未疾及延醫診視咸謂憂勞過度病入心脾症見肢體浮腫至脛非旦夕所致也若不亟為調治將不可救藥今本兵黃嘉善業已到京肩部事者有人而京營事務見有督臣趙料理臣得以其間就醫敢乞恩於皇上容臣寬假調理少俟痊可即勉出供職臣不勝祈懇

青雲山館藏本

懇恩給假調理第二疏

臣因脾胃受傷兩足浮腫步履艱難於前月十一日具疏請假私冀調理旬餘漸可平復經今二十餘日醫藥屢更臃腫日甚舉足重墜移步蹣跚即此形狀幾同跛蠡侵尋不已實有深憂諸醫望之未有不為臣動色者此非旦夕可瘳之疾也恭惟聖節屆期萬國衣冠成效嵩祝而臣近在闕庭不能追隨班行趨蹌舞蹈跼蹐高厚何以自容又近日清河陷失遼事益急臣辱稱軍旅之臣不能叅畫一籌折衝千里而偃仰私室徒自跨踔苟有心胷能無隕越之懼此臣所以蚤夜焦煩而日益困憊也為此再瀝血誠仰瀆聖聽俯容臣寬假調理儻稍瘥可得以勉就班行不至傾跌臣猶未敢遽以骸骨請也伏惟聖慈矜察

青霞山館藏本

因病乞休第一疏

臣自入夏以來心脾受病腫發於股脛七八月間兩懇休沐杜門調理佐以醫藥浮腫稍減步履尚艱諸醫咸規臣勿出出必復發且更加重臣竊自念職典禁旅當邉疆多事正張皇六師之日總廵諸臣無日不討軍實而訓練之臣獨偃卧私室何能自安勉於九月初旬力疾見朝間進營操圖脩職業萬一不謂病根未除遇勞輙發積漸至今如蘊火大燃遂不可遏初猶兩足發腫今自腰背胸腹上至面目無所不浮腫坐立則伸縮皆難睡卧則喘息更急身若拘攣動須扶掖即臣亦不自意病勢一發狼狽遂至此也諸醫謂臣受病已深善治之數月後或有可起之色不善治之將一旦有不測之憂乃臣所蕳蕳不在狗馬微軀而在軍旅大事臣承乏協理盖所稱祈父爪牙之臣也必精力强固每

青雲山館藏本

事先勞乃能整齊師旅振播威靈而擁腫若此即戎政日行事宜且不免於廢
閣冀以上副簡書下稱官守不亦難乎此臣之所大恐也為此瀝血上請伏乞
聖慈俯垂憐念亟准休致勑下吏部另推資望相應大臣以充協理庶戎務不
至廢弛而臣或得少延夫殘喘矣

乞休第二疏

臣自夏秋病腫侵尋及冬日以加劇不得已於前月二十六日具疏乞休候命
二十餘日未奉批發臣不勝悚息念此二十餘日間臣是身不離榻足不窺戶
日理醫藥亦冀少獲痊可無奈受病已深刀圭罔效用補則氣滯而愈腫用消
則氣耗而益虛稍輾轉不勝疊跋而喘息弗安即坐卧亦覺怔忡而恍忽靡定
緣臣病入於心脾而症見於肢體諸醫咸謂標本兩傷宜以緩治難用速療也
頃臣陳乞第稱病腫瘇者蓋病在心脾痛苦自知或疑為假託病形肢體浮腫
共見此不待扁鵲倉公望而却走矣臣以臥病日久營中事務凡關臣職掌者
一切廢閣即如近日甄別一事臣亦不能親自較閱諸所殿最率皆因人成事
聊且塞責臣甚愧總巡諸臣營中將領如侯文淵李應文劉光化等皆未有顯

青雲山館藏本

過可指或以衰或以病臣等輙露章劾罷之臣自惟衰病之狀曠廢之罪更甚於諸臣而偃蹇床笫坐糜廩祿臣又竊愧侯文淵諸臣夫京營為居重之地協理非臥治之官曠瘝若此皇上不即罷臣臣心滋苦臣病滋深矣臣是以不避聒瀆再申前請伏乞聖慈察臣病非假託事無規避立賜批發俯准休致庶不至久妨賢路隳誤戎政若狗馬微軀生死非所計也

乞休第三疏

臣惟人情疾痛則呼天呼父母臣所患瘇此有形之症非可託之疾也一疏再疏呼天不應臣益徬皇莫知所措臣初患脾泄已而瘇發於脛股浸及腰腹又浸及胷脇面目一身之間自頂至踵無所不受病纏綿之久自夏秋及於冬春時日愈長膏肓愈痼初以脾虛純用補劑久而不效或謂受病在夏月必感有濕熱補則愈滯法當用消臣時病急不得不聽之不知疏利既多元氣益耗心嘗怔忡體皆麻木臥則氣上注而面腫立則氣下注而足腫甚有隱處痛苦不敢形之章疏者幾於痿廢矣是以元旦慶賀臣不能與於拜舞歲暮祫祭孟春時享臣不能與於祼將夫禮莫大於元會事莫嚴於廟享苟可勉入班行豈敢偷安私寓則臣病困不支之狀蹢躅不安之心或亦聖明所鑒察也不然者臣

叨歷二品俸業已三年滿矣臣子私情誰不願及此時循例給由徼恩綸於先世而臣頑自甘廢棄坐失際會豈獨非人情哉今春操且屆期度必不能從總巡諸臣入營教演曠廢職守臣罪滋大謹再瀝血以請懇乞聖慈亟賜允放另推協臣庶軍國大事不因病臣躭誤即臣從前曠瘝之罪或亦可少逭於萬一

乞休第四疏

臣以病瘇乞休至再至三豈其得已而聒瀆若此緣臣病根已久病勢已成脛股瘇急幾於跛盭肢體麻木漸至痿痺臣外不勝職業之慮而內亦不免性命之憂迫切至情朝夕籲天庶幾蚤見允放乃靜聽又踰二旬狗馬之病日甚一日未蒙聖慈垂察前此停操之時臣猶得偷安閒治病然已尸素是懼臥不安席今春操在邇將士皆摩厲以須總巡諸臣莫不夙夜在公陳師鞠旅而臣獨偃蹇私居潦倒病榻擁協理之虛名隳軍國之大事上負簡書下慚將吏曠瘝之罪孰甚於此臣之去就等於乘鳧匹雁臣之死生輕於蟬翼鴻毛固不足上動天聽皇上自為禁旅計急宜擇精力強幹之臣為國家振揚威武詎可容病臣卧理致隳軍實也伏乞亟賜罷斥先命大臣一員署理協事一面另推協臣

青雷山館藏本

叨歷二品俸業已三年滿矣臣子私情誰不願及此時循例給由徼恩綸於先世而臣碩自甘廢棄坐失際會豈獨非人情哉今春操且屆期度必不能從總廵諸臣入營教演曠廢職守臣罪滋大謹再瀝血以請懇乞聖慈亟賜允放另推協臣庶軍國大事不因病臣躭誤即臣從前曠瘝之罪或亦可少逭於萬一

乞休第四疏

臣以病瘇乞休至再至三豈其得已而聒瀆若此緣臣病根已久病勢已成脛股瘇急幾於跛盭肢體麻木漸至痿痺臣外不勝職業之慮而内亦不免性命之憂迫切至情朝夕籲天庶幾蚤見允放乃静聽又踰二旬狗馬之病日甚一日未蒙聖慈垂察前此停操之時臣猶得偷安閒治病然已尸素是懼臥不安席今春操在邇將士皆摩厲以須總廵諸臣莫不夙夜在公陳師鞠旅而臣獨偃蹇私居潦倒病榻擁協理之虛名隨軍國之大事上負簡書下慚將吏曠瘝之罪孰甚於此臣之去就等於乘鳧匹雁臣之死生輕於蟬翼鴻毛固不足上動天聽皇上自為禁旅計急宜擇精力强幹之臣為國家振揚威武詎可容病臣卧理致隳軍實也伏乞亟賜罷斥先命大臣一員署理協事一面另推協臣

青雷山館藏本

庶於春操不誤戎政有裨臣陳乞已屢情辭俱竭伏枕口舌不知所云

奏疏卷之十四禮垣抄叅附

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敏薛三才

中途患病乞休疏時任楚臬

伏念臣一介草茅荷蒙聖明拔臣進士之科榮臣吉士之選入則侍從瑣闈出則守護湯沐十五年而至今官蓋與臣比牒而進者未有叨冒恩寵如臣之渥者也自惟典臬二十年有餘善狀無聞訾戾日積頃者上計皇上不加擯斥猥得留存天地生成捐糜莫報夫豢養恩深犬馬猶加戀戀臣獨何心自甘廢棄無奈體質素羸藥餌為命近因跋涉道途感冒霜露飲食失調醫藥罔效雖勉竣計事而肌理日減肺病日增侵尋歸途勢益轉劇行至儀真地方延醫視之謂臣積弱成積勞非旦夕可療蓋蒲柳之姿早衰鼷鼠之量易滿福過災生固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

其所也今欲遷延赴任則瘞可無期欲强勉服官則筋力不任況楚方多事即
拮据猶懼曠官而官以察名豈尫羸所能卧理查得本省副使曹璜楊現後先
以病乞休皆蒙俞允臣與二臣事體相同病勢更劇伏望聖恩憐臣疾苦情非
規避勅下吏部准臣休致俾臣得全止足之誼無貽尸素之羞皇上所以曲全
微臣恩尤渥於高爵厚祿也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是時稅璫陳奉在楚横甚先公每事裁抑之璫積怨恨其叅僉事馮公應京
及襄陽司李何公棟如疏有楚臣上下朋謀展舒甚難等語後復密疏論公
及憲副伍公袁萃等三人沮礦務減額稅以激怒朝廷上亦厭其煩瀆寢不
報辛丑公計竣上疏請告以避其鋒亡何璫奉旨撤回公尋有右轄之命復
入楚

母命乞休詳撫院代題第一劄 時任楚轄

職繇萬歷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歷陞戶部左右都給
事中湖廣叅政按察使右布政使以至今官一介草茅而拔擢至此即捐糜頂
踵豈能報稱萬一顧駑駘之力雖勉自馳驅而蒲柳之姿終易為凋謝昨歲一
病幾至不起然未敢遽以私請也職有老母年七十有九職仕楚十年未嘗一
日不奉與俱自楚變倏起母心震驚不得已令妻孥扶侍東歸嗣後職日夕念
母母亦日夕念職老年之人不堪憂思漸成寢疾職遣家僮歸省自去至今不
離牀簀凡百餘日矣職素枯羸少感肺病遇有焦勞時常舉發一聞此信昏暈
倒地移時得甦半月以來夜則經夕不寐晝則見食而嘔怔忡之證日甚膏肓
之疾漸深楚中苦無良醫延一知醫生員易之乾視之謂積勞積憂致傷脾氣

清雲山館藏本

脾氣既虛百病漸生此非旦夕所能療也伏乞垂察至情特賜具
題休致云云

詳撫院第二劄

職因母病乞休奉兩院過加奬詡曲為慰留責之以靡盬之誼勵之以報主之
忠捧讀至再且感且愧不覺繼之以泣也職待罪地方碌碌簿書未能効有尺
寸報塞萬一何敢輙以私請顧欲勉竭狗馬之力以上報朝廷下答地方惟恃
此身此心耳職驚聞母病方寸已亂始僅經夜不寐今肝火日炎如刺痛矣始
僅見食欲嘔今時嘗作惡如翻胃矣此數日間而職遂困頓若此職母以風燭
之年加霜露之感念職於數千里之外盻盻焉嘗恐不得一見職以先朝露不
知如何悲辛如何委頓此職所以早夜不安而涕泗交流者也夫人勞瘁則形
病憂愁則神病形病可以調攝愈而神病則非能醫藥効也職病在心神居平
嘗苦怔忡臨事必多脅亂將不獨以曠瘝獲譴而已退不能以將母進不能以

報君職身負兩大罪於天地間尚何顏立於吏民之上乎一字一淚實出至情
伏乞俯垂憐察蚤賜具題俾職得生還以見職母雖三褫榮於九遷矣

詳撫院第三劄

職因母病乞休至再伏荷本院垂念簪履不忍捐棄慰以溫詞諭以大義復行
按察司守巡各道傳示勉留至意職非木石能不感激思所以報責萬一實以
望八之母卧病三月餘職遠羈數千里外不能朝夕省視積憂成病心脾俱傷
神銷骨立無復人色職母既在風燭之中而職病又在膏肓之内即欲勉竭駑
力而精神憒亂幾同醉夢見事輙忘下筆便錯錢穀之務棼如亂絲豈容卧理
職内有劬勞之憂外有曠瘝之懼愁苦日增疾病日劇嘗恐不得生還以見老
母既負母氏鞠育之恩又孤本院造就之意此職所以更加皇皇而再三祈籲
者也伏乞俯憐迫切至情准為照例具題但得蚤允一日俾職母子得蚤見一
日不報之德同於罔極之恩矣

青霞山館藏本

禮垣抄叅凡三十四則

叅看得益王為其弟輔國將軍翊鍾奏請加封郡王一節據稱翊鍾係益昭王載增第庶四子昭王以世子追封親王則翊鍾為親王庶次衆子例當加封郡爵第益昭王之父恭王原以崇仁王進封固係兄終弟及倫序親支政事例所謂郡王進封親王雖係親支次子以下亦止授以本等官職者也然則恭王之衆子安東王等郡爵尚應改正但以例前加封姑照常傳襲翊鍾又恭王庶孫親遞降矣乃欲以例後以輔國將軍而改郡爵不亦希望太過而逾獵太甚乎又要例一款親王薨而絕嗣許親弟親侄及倫序相應者進封日後子孫除承襲親王外其餘照依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不准加封然則益昭王以世子追封正與承襲之例合而翊鍾本等爵級例當得鎮國將軍當時止封輔國以

昭王尚為長子時耳假令恭王止襲原封昭王但承父爵則翊鍾當封鎮國將軍久矣令載環等已儼然郡爵翊鍰等又進封鎮軍是衆子之衆子皆享高爵而長子之衆子止援原封雖云例有前後而親同封異人情不無觖望準法則翊鍰當改原封權情則翊鍾應加鎮國乃所以一法守而廣敦睦也抄出酌之

叅看得蜀王府石泉王承煒為其庶第一子宣塊乞封長子一節查得宗藩要例一欵郡王妃年五十以上無出庶長子改封長子今據石泉王稱妃馬氏于隆慶六年入府成婚計年當未逾四十乃汲汲乎欲以庶長子徑封長子無乃太欲速乎已經部駁復來干澤是私情可以挽令甲而條例為不必設也抄出寢之

叅看得直隸巡按鹿久徵為已故致仕尚書徐學謨奏請卹典一節除祭葬係朝廷恩卹舊臣自有令甲外照得謚法人主所以褒德表功彰往詔來甚重典也條例一欵凡遇大臣應得謚法者備查本官生平履歷有無論劾必其節槩為朝野具瞻勳猷係國家休戚公論允服毫無瑕疵者具請上裁蓋其慎如此尚書徐學謨者當其郎祠部守荊州奉職守公多可稱述迨乎晚節屢涉嫌疑及為禮卿嘗被論列所為毫無瑕疵者似不其然所請贈謚抄出酌之

叅看得代府鎮國中尉俊林為其第一妾張氏庶生第三子充饑辯正封祿一節照得要例濫妾一欵如不經奏選皆為濫妾查係額內人數所生之子姑准請名據稱張氏例前禮娶不稱奏選已犯濫妾之條又不開載入府年月果否例前亦未可知年前具奏授封已經部議照擅婚例另題名糧訖查得近例擅婚一欵罰住本身祿米一年開其子女封祿以彰聖王不孥之仁其已經另題

青霞山館藏本

者不在此限充饑既另題名糧安得再請封號以滋煩擾抄出覈之

參看得貴州巡按薛繼茂題為重德行以正士風一節據議無非慮士習日壞過欲矯正之意但我國家設科取士雖純用經術實以網羅賢儁故賓興饗以鹿鳴計偕為之勸駕即倣古弓旌之意所以待之甚重今顧預逆其不肖之行而列數之以不必然之罪無乃非國家求賢之意乎夫上重士則士益自重欲正士風不先培養其廉恥之節而設垢行以疑之譬之欲求貞女而疑其有桑中之行也其羞天下士亦甚矣而欲以矯世勵俗不亦難乎且士舉于鄉尚未離諸生間果其作姦犯科有司遂得以三尺繩之何必列單開欵具揭部中而概以疑天下士也設此議誠行能必科舉所取人人皆賢良方正之士而他日無一掛於吏議者乎恐未必厚收得士之效而先失所以待士之意抄出酌議之

參看得詹事府主簿何字度奏請父何遷卹典一節照得會典恩卹一欵凡三品以上官先被劾冠帶閑住後奉特旨復職者准照例與祭葬遇蒙覃恩概復致仕者亦不准給又一欵被劾致仕三品曾經考滿祭照舊葬半給未經考滿者有祭無葬查得何遷以南京刑部右侍郎被論閑住伊子何字度以詹事府錄事三年考滿乞恩奏復父職固與覃恩概復者不同似於特旨復職者有間且未經考滿亦在有祭無葬之例所引蔡克廉劉大實洪朝選事例果否相合抄出酌之

參看得秦王一本為仰遵制例乞恩改正封爵蓋為其庶兄鎮國將軍誼溶奏請加封郡爵者也照得宗藩事例一欵親王薨絕親弟親侄照例承繼次嫡庶

子不准加封又要例進封親王一欵日後子孫除承襲親王外其餘俱照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不准加封按秦定王之嗣今王祖懷埢以再從姪進封視之親弟侄承繼者已自不同即親弟侄承繼者次嫡庶子尚不准加封況係再從之親乎且誼涉原封奉國中尉後加封鎮國將軍已出特恩踰爵五級而畧無止足之念妄希非分之恩如法制何據稱誼涉以萬歷十四年加封鎮軍已屬例後今不遽改正其原封俾得安享其加爵朝廷維城之誼不為不厚矣安得再為此紛紛陳乞也據引藩府事例查得本科一本為宗藩冒干恩命大違典制等事奉聖旨今後再有援例的該部科參来不必奏擾欽此明旨炳如日星該府復為陳乞是徇私情而蔑國典玩詔旨亦甚舛矣抄出寢之

參看得周府内鄉胙城等王府已故奉國將軍睦㮮等第三子勤鮀等奏乞查取原本以全世禄一節據称止因其母受封年月造册差訛致絶世封審爾則與沈江王府朝侍朝待事例相同且係同本奏請朝侍等已膺封爵勤鮀等獨見寢閣固宜有不平之鳴也第恐别有違碍亦須明白題寢以服其心若終立案不行彼見同疏請封而有行有不行徒滋瀆辯之口耳奏内引字錯寫矧字抄出改正之

參看得靖江王為其子女乞改封號一本照得靖江王以弟繼兄進封王爵則其子孫除承襲外其餘俱照依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不准加封者也明例昭然靖王豈獨不知豈乃狥子女之私情而欲干國家之舊典乎至援其兄康僖王為例則又大謬不然康僖以其子繼父王爵自其固有其女改封縣君正其本等爵級今王安得援以為例也據所請乞殊與事例不合抄出寢之

青雲山館藏本

參看得靖江王長子履祥選繼一節查得宗藩要例一欵將軍中尉正配病故而未有子奏選妾媵聽從其便其親王世子郡王長子不分有無子嗣俱准選繼以共承宗祧誠以世長子將主鬯於國其不可以妾媵共承宗廟也明矣靖王長子其夫人既已病故而又無子嗣正例應奏請選繼者也今名為選繼實則取妾一之已甚而又至於再豈其溺閨閤之私愛而忘宗祏之大計耶靖江王不訓其子以正而顧代為之請非為人父者所以爰其子而教之以義方也抄出查駁之

參看得朝鮮國王李昖為請封世子一本照得我國家令甲凡親郡王世長子及勳臣冑子立嫡立長此定制也朝鮮称我外臣禀我正朔事孰大於繼立迺舍其長子而請立第二子琿毋乃非我國家之制乎豈琿嘗涖全慶軍事而執世亂先有功之說耶據奏第稱性頗聰明亦未見其有戡亂定難之功且不明言長子所以不堪承繼之故則彼國臣民果否繫心第二子琿亦不可知獨念朝鮮國王當此播遷之餘正宜事事謹慎念念儆惕為彼國宗社臣民長久之計而立後大事豈宜輕率如此抄出駁查之

參看得後軍都督府帶俸左都督李鶴妻夫人鄭氏一本為病故官員事內稱夫李鶴病故欲比照皇親左都督李文貴事例奏請卹典查得禮部覆議李文貴卹典奉聖旨朕尊敬聖母推恩從厚李文貴准特與祭九壇工部造葬不為例欽此是係推恩特典不可援以為例明矣今甲左右都督曾管府事者與祭六壇其先有功後閑住者祭二壇帶俸都督曾管府事乎曾有功乎大率皇親卹典多從優厚然親有差等則恩亦有隆殺必取自上裁安得遂援文貴為例

也抄出酌之

叅看得西河王知燧一本為乞恩請名事據稱本府奉國將軍表楷第四子見年二十二歲例該請名近例奏請期限已從寛假不以年限為率矣第奏中萬歷元年元字二十二歲兩二字俱以洗補稍涉可疑抄出於報生冊內查之如無違碍不妨即與題請也

叅看得秦王一本為選娶妾媵事按制將軍中尉年三十歲嫡（嫡）配無出照例奏選妾媵內奉國中尉懷璧年僅二十歲而奏請妾媵此例所謂年未及而預陳所當叅奏罰治者也據奏安人靳氏篤疾卧床即使所奏果真且不可以一人之私撓國家之制況未必真疾乎秦王所謂既稱篤疾如何入府既以入府復稱未婚蓋燭見其情矣夫朝廷所以約束諸宗者惟此條例此例一開則諸宗年未及而請妾媵者將紛紛以妻疾為詞援懷璧為例閨閫之事孰從而辨其真偽乎抄出於本宗位下叅寢之

叅看得隰州王府輔國將軍成鈞等一本為假借宗名揑保管理等事又本府宗室俊格一本為饕奸巨鱷揑奏保留大肆欺罔事總之為管理府事充倓而發者也夫諸宗之越關奏擾罪固無辭顧自充倓受事以來諸宗相讐相訐非一日矣今據俊格所奏大率為其子充樵脩怨固難盡憑而成鈞等闔宗共詞亦兩冒越關之禁此豈盡出妃口哉使所奏誠真則充倓之不應管理又不獨倫序疎遠之故也查得本年二月內奉旨行撫按管作速勘明具奏而稽延至今尚未奏報以致該府鈐束無人諸宗奏擾不已則地方官不能無過焉抄出嚴限責成之

玉茗堂山館藏本

參看得兵部一本為欽奉聖諭事恭誦聖諭倭衆盡數回巢待朝鮮王奏到遣使往封者非獨防倭奴之狡詐亦以重天朝之寵命也今關白表文未曾為其妻請封祗憑一么麑夷使之口請王則予王請妃則予妃我中國威靈不太褻乎且成祖時冊封源道義為王未聞併封夷媳而隆慶間俺酋叩關酋婦亦未有王妃之號若以朝鮮事例為比則叛服不常之島夷安得與累世臣服之屬國同類而共視之也抄出酌查之

參看得晉府德府各為慶賀事照得諸藩慶賀自有常儀表箋亦有定式咫尺天威何可一事不恪及查晉德二府本內賀字及正旦字俱係第二擡頭今寫第一擡頭似失檢點皆屬不敬對本教授官所當罪治抄出查行

參看得韓王一本為乞恩請封選婚事內襄陵王府奉國將軍旭柿樂平王府奉國將軍旭株皆年未及而娶妾例所謂不經奏選之濫妾也而皆以例前為辭旭株所娶為第一妾猶或可說旭柿洪人陳氏以嘉靖二十一年入府安有逾年而遂娶三妾者當是例後無疑也抄出查之

參看得韓王一本為其本府名糧庶宗辨復秩祿凡二十七位其間係濫妾所生另題名糧者輙以例前入府造冊差訛為詞固難盡信至如襄陵王府融嫛則奉國將軍旭楯嫡第三子也樂平王府謨艖謨郅則奉國將軍融爐嫡第三子第四子也謨墜謨登則鎮國中尉融舟嫡第三子第四子也謨垠則鎮國中尉融蕉嫡第三子也長泰王府朗鉅則輔國將軍謨堅嫡第二子也而俱以擅婚之故另題名糧則旭楯之一子融鮫二子融鰩融爐之一子謨埏何以得封鎮國中尉融舟之一子謨埻二子謨雉謨蕉之一子謨睦二子謨鍍何以得封

青雲山館藏本

輔國中尉謨塱之一子何以得封奉國將軍夫此數宗者同一嫡母所生封則
俱當封矣果係擅婚之子削則俱當削矣封其兄削其弟法令毋乃不一乎又
如樂平王府融瀗融鰨皆奉國將軍旭櫛庶子也一封鎮國中尉一題庶宗名
糧此非以朦朧而封則必以註誤而見削者也又如襄陵王府輔國中尉融敖
嫡第一子謨鏦嫡第二子謨僖樂平王府鎮國中尉融熅嫡第一子謨撞嫡第
二子謨撞鎮國中尉融炎嫡第一子謨趟褒城王府奉國將軍融爍嫡第一子
謨埜等俱坐擅婚題以名糧此與濫妾所生不同而襄城王府融鱵雖係鎮國
中尉旭欀庶子第其母妾入府在嫡母恭人病故之後既云例前又係額內若
恭人既無所出中尉又鮮他子似又與他濫妾所生者不同況今擅婚之禁已
從寬假果係造冊差訛亦應詳加磨勘量與改正者也抄出覈之

朗鈍

參看得戶部員外郎葉春及一本為因命使求逸書等事按自唐漢以來中國
之與夷狄通千餘年矣中間不乏好文之主釋典梵經皆稍稍購入設有未遭
秦火之六經安有不流傳中國者祖宗朝倭夷亦常通貢矣彼國文字好事者
亦頗傳之況有全經而不一稱述者乎堂堂天朝當車書一統之日而求逸書
於外夷恐為遠人所竊笑且今日遣使原許封不許貢正以明中國一無所利
之意設我有所求於彼則彼亦將有所求於我安知不有奸狡之徒假贋書以
求貢者乎未必得外國之遺書而先損中國之大體且或開異日貢市之端也
抄出慎酌之

參看得定安王府管理府事輔國中尉鼐鑰為乞恩請名事照得宗室子孫非
請名則不得名所以明世系慎封爵也繼兒既為擅婚之子且係遺腹命名不

可不慎相應嚴行查勘者也抄出酌之

參看得咸平王載塔為乞恩請封選婚事按例宗室妾媵不經奏選者即在額內皆為濫妾其在嘉靖二十三年以前者猶得以前例原之據咸平王奏請妃閻氏以嘉靖二十三年受封妾田氏以三十四年入府第云禮娶不言奏請明係濫妾且在例後其庶第一子與庶一女二女皆得授封已屬破格之恩安得即援此為庶三子四子請封也抄出駁之

參看得周府口糧宗室安瀚第三男安汎第一男為申明世系收復宗姓等事按宗室越關禁例甚嚴本宗事屬遠年磨勘已定迺一旦來京奏擾違禁蔑法漸不可長相應照例遞回所奏情詞立案不行者也抄出寢之

參看得原任南京戶部尚書張西銘男張六合一本為遵例陳情懇乞俯賜卹典事照得尚書張西銘係二品致仕大臣祭葬自有定例乃贈謚則必稽名實錄蔭則必核年勞典尤鄭重例獨加詳尚書張西銘雖無顯過之可摘未見公論之共推正所謂行業平常法不應謚者也考其在任萬歷十六年以右僉都御史陞南京工部侍郎十七年陞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則三品二品通未考滿亦與蔭敘之例不合所引吏部尚書張翰南京刑部尚書王用汲事例果否相應抄出酌之

參看得原任南京鴻臚寺卿陞太僕寺卿致仕何以尚妻韋氏一本為比例陳情懇乞俯賜卹典事照得會典恩卹一款凡三品官未經考滿者祭一壇減半造葬則加銜三品者又可推矣何太僕以尚固係先朝直臣然以抗言一節致仕九卿既嘗享厚報於生前而加銜三品官非實歷又難邀全卹於身後若海

都御史瑞則官品已崇祭葬自其應得而黄侍丞鞏楊御史爵則食報未盡贈
卹宜有殊恩太僕似難援以為例惟是國家崇奬節義原從優厚或量加恩卹
亦足以彰直節而示激勸矣今概請祭葬贈謚似難盡徇抄出酌之
叅看得原任兵部左侍郎汪道昆男汪無澤一本為謹循典例乞俯查軍功特
賜優卹等事按我國家優恤大臣每寛假於祭葬而慎重於謚典所以核名實
明激勸也故兵部左侍郎汪道昆曾以三品考滿祭葬自有定例惟是請謚一
節考其生平雖文章膾炙於藝林而行業雌黄於衆口當挂拾遺之章未易名
之典抄出酌之
叅看得廵按陜西監察御史林道楠一本為乞恩選娶妾媵事按例中尉選婚
之後年三十歲嫡配無出照例具奏選娶一妾據請樂平王府鎮國中尉融鮐
襃城王府鎮國中尉融熡俱年逾四十未有子嗣例應選娶外惟是永壽王府
奉國中尉懷墜年僅二十有一而以安人篤疾為詞即無論其真疾與否國家
約束諸宗自有一定之制安得為一人之私而委曲狥之啟異日之紛紛也已
經本科叅寢須抄出照例施行
叅看得太醫院使陸得元等一本為乞遵祖制以弘作養別真籍以免概錮事
照得國家設科取士省直各有定額冒籍之禁所從來已久比來申明前禁益
加詳密如錦衣光禄太醫院七十二衛等籍必祖孫父子的派相承方准應試
而旁支別宗不得混相影射必入籍已久生長於斯方為真籍而初來附籍未
及年額者即與詐冒同科盖禁例若斯之嚴也今據太醫院院使陸得元等所
奏如果立籍已久傳派甚的似應與錦衣光禄同收而不宜獨錮其進取之路

青霞山館藏本

或籍非久著或派非的傳則當與流寓寄籍者並論而不宜濫開詐冒之途抄出嚴覈之

叅看得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劉應龍一本為病故大臣事照得原任協理戎政兵部尚書賈仁元中外歷多年官階游登二品當為守令嘗著醇謹之称既在邊陲亦多勞勩之績大臣祭葬自其應得第所謂行業超卓公論共推似未必然即哀憶已極待人言而後應退於止足之義亦稍疎矣易名之典當俟論定抄出酌之

叅看得慶府管理府事鎮原王伸雝一本為乞恩請封名糧事按要例宗支奏報一欵宗室新生子女不依期奏報者日後不許請名請封所以慎玉牒別天潢也據奏輔國中尉倪焚於萬歷十年嫡雙生二子焚以卧病生悞報生夫報生非難事也不過具啟親郡王及管理府事者按季類奏而已焚即卧病何至不能經理此事況焚一子伸堦二子伸壇俱已受封奉國中尉則亦不為年幼無人經理矣或別有違礙亦未可知抄出嚴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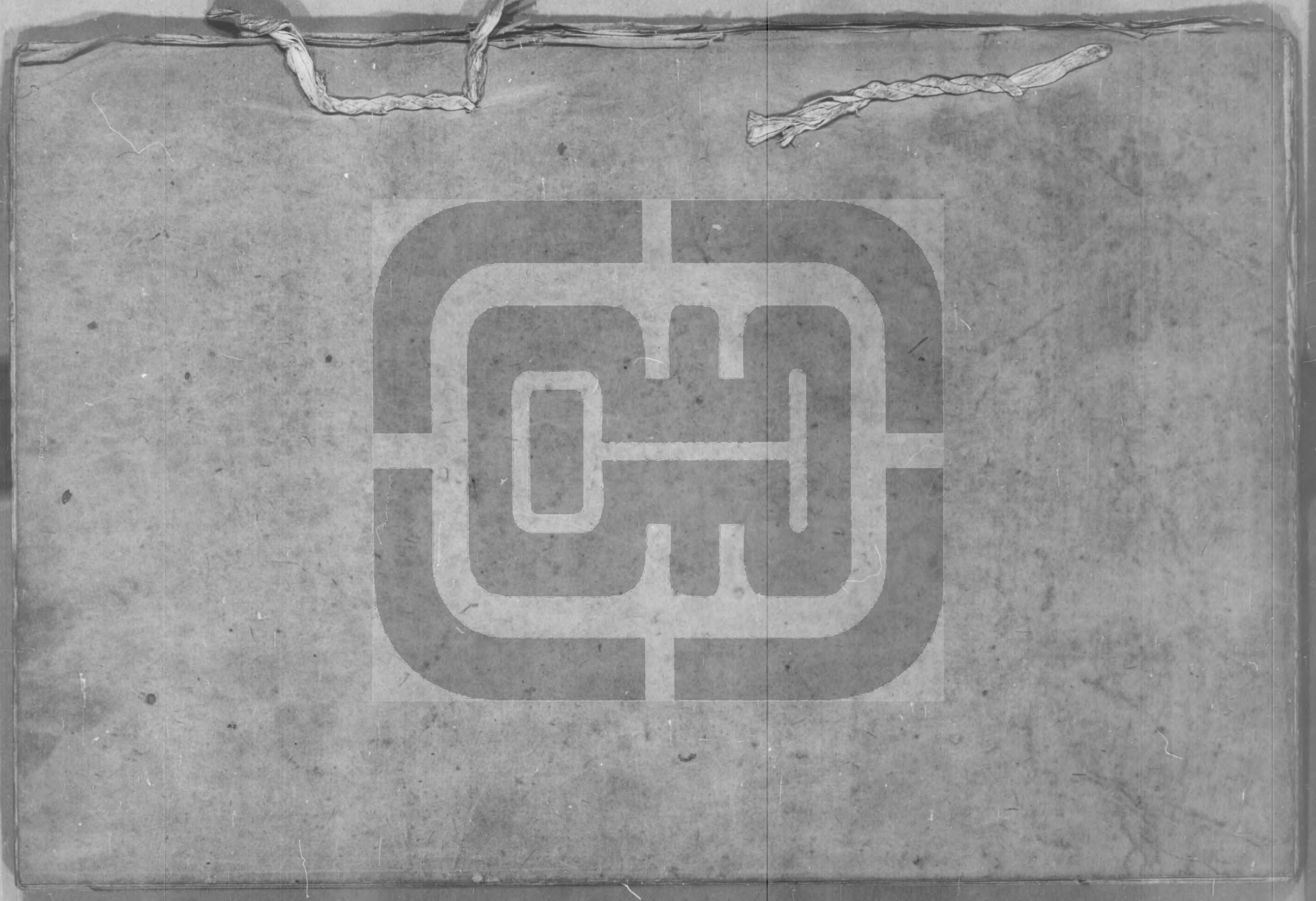
叅看得慶府管理府事鎮原王伸雝一本為陳言極邊孤宗苦弊懇乞原情准復以存宗祀事據奏延川端穆王庶長子倪煜止以擅婚之故不得襲封王爵抑鬱而卒其子伸壇無封無祿曾不得比於名糧之庶宗審如是也亦足悲矣按要例擅婚一欵如係聽繼王爵有礙請封者臨期請旨定奪似未嘗遽絕其封也而近題酌例此禁又從寛假何獨於聽繼王爵之子孫反重繩之使不得沾一命食斗粟乎且伸壇之去始封郡王纔三歲則親亦尚有可議者止以一擅婚之故遂使長子之子降為庶宗不已甚乎使別有違礙則當日明白題請

覆以杜奏擾之端如所坐止此似應酌議題請以明情法之當抄出酌之

叅看得順天府中式舉人今為民章維甯一本為籍貫明確註誤莫伸等事照得章維甯原坐冒籍查革今稱着籍良鄉已四十年曾祖墳墓俱在彼中似與流寓寄籍者不同第以章信頂謝文釗之戶終屬可疑設彼時該縣意在招流懇荒槩許頂名應役則一縣之中以趙甲之名頂錢乙之戶者當不獨一章信為然也如冊籍果真墳墓果在則覆盆似所當恤如假借別宗以相影射則倖竇不容復開抄出嚴查之

叅看得福建巡撫許撫遠一本為琉球乞恩冊封事照得琉球介在海外冊封之使遠涉波濤萬一有不測所損國體不少且彼國瀕年喪亂亦以供億為艱據諫使臣齎勑境上聽其差官面領上尊國體下順夷情誠為長便之策若更遣一武職恐反多事且所謂行已有恥不辱君命者又難概責於若曾也按故事琉球襲封必俟世子表請今所憑者一二夷使呈請耳天朝冊命似屬太褻相應遣一夷使歸國齎世子表文來請然後與之庶尊中國懷遠人之義兩不失矣抄出酌之

叅看得延津端惠王嫡第一子翊錚一本懇乞襲封王爵事按徵恭王第九子載塤始封延津是為端惠王而翊錚係端惠王嫡第一子襲封王爵自其應得第親郡王及宗室之子俱年五歲請名郡王嫡長子則十歲請封此定例也翊錚於嘉靖四十五年生而賜名乃在萬歷十三年則是時已二十歲矣又未嘗授封長子此其故何也據奏節喪守制哀慕感疾乃端惠王之薨逝在萬歷七年當王在時不為其嫡第一子請名請封抑又何也豈別有違碍耶關係王爵

事體重大抄出覈之
國家令甲疏下其部必先下其科出抄出送部事有不可科臣抄叅過部部
即據叅停寢或據叅奏覆其職掌匪輕也先公掌禮垣僅數月諸藩請封請
祿及請卹斤斤不少假借而於易名大典尤加詳密如一二鉅公素負海内
時名且有為奥援者先公以此得過未嘗有所曲筆其守正不阿類如此

北京圖書館藏